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3.020

“一会儿 p, 一会儿 q”的语义模糊性 及其影响要素

申凯文

(北京语言大学 中华文化研究院, 北京 100083)

摘要:对语言解码方来说,在部分情况下,并列复句“一会儿 p, 一会儿 q”的语义具有模糊性。这种语义上的模糊性可以通过“固化”、“对举”、副词“又”或“再”对分句 p 和 q 谓语中心词的修饰,以及上下文的语境与分句 p 和 q 之间的事理逻辑等特定的形式特征反映出来。对语言编码方来说,“一会儿 p, 一会儿 q”语义模糊性的产生与编码方的“识解”过程密切相关,其中详细度、辖域和突显决定了语言编码方对相应形式特征的选择。

关键词:一会儿 p, 一会儿 q; 语义模糊性; 识解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4)03-0169-08

前人对并列复句“一会儿 p, 一会儿 q”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句 p 和 q 之间的语义关系,以及“一会儿 p, 一会儿 q”的历时演化过程。其中,“一会儿 p, 一会儿 q”包括了由“一会儿”两次或两次以上叠加所构成的复句形式,如“一会儿……, 一会儿……”和“一会儿……, 一会儿……, 一会儿……”等形式(下文将其统一表述为“一会儿 p, 一会儿 q”)。在前人的研究中,王维贤和王红斌都探讨了“一会儿 p, 一会儿 q”中 p 和 q 之间的语义关系,王维贤认为 p 和 q 中的事件是一种交替发生的状态^①,而王红斌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认为 p 和 q 的语义类型包括了“交替性”、“相继性”和“无序性”三种类型,且与分句的结构有关^②。林华勇则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一会儿”由单用向叠用的演化,并更为细致地讨论了 p 和 q 的五种语义关系^③。

我们认为,在“一会儿 p, 一会儿 q”的语义类

型中,对“无序性”类型可以做更为细致的区分,它反映了“一会儿 p, 一会儿 q”语义中具有模糊性的一面,而这种语义上的模糊性是本文想要进一步探究的内容。模糊语言学将语言中语义所呈现的模糊特征称为“语义模糊性”,即语义所呈现的一种不确定性。美国语义哲学奠基人 C.S.皮尔斯将“语义模糊性”解释为一种“模糊命题”,“当事物出现几种可能的状态时,尽管说话者对这些状态进行了仔细的思考,实际上仍不能确定,是把这些状态排除出某个命题(proposition),还是归属于这个命题。这时候,这个命题就是模糊的”^④。普遍语法的提出者之一马尔蒂将语义模糊性理解为是一种对语词“应用范围”的不确定^⑤。美国模糊学创立者札德则将语义模糊性解释为一种语义的“模糊集合”^⑥。苗东升指出,语义模糊性的根源在于客观世界“事物类属的不清晰性和事物形态的不确定性”^⑦，“当人们用语言符号来表征这

收稿日期:2023-10-02

作者简介:申凯文(1996—),男,湖南邵阳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文化语言学研究。

①王维贤:《现代汉语复句新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页。

②王红斌:《“一会儿 p, 一会儿 q”的语义类型与分句的结构类型之间的关系》,《语言与翻译》2004年第2期。

③林华勇:《“一会儿”的叠用与功能演化》,《汉语学报》2009年第3期。

④转引自伍铁平:《模糊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⑤Anton Marty: *Untersuchungen zur Grundlegung der Allgemeinen Grammatik und Sprachphilosophie*, Erster Band, Halle: S. Verlag von Max Niemeyer, 1908, p. 52.

⑥L.A. Zadeh: “Fuzzy Sets”,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65(3): 338-353.

⑦苗东升:《论模糊性》,《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5期。

种‘亦此亦彼’性、‘非此非彼’性的时候,就必然使得语义也具有模糊性”^①。

我们认为,语义模糊性反映在语言编码与解码的两个方面,语言编码方的编码对象具有“类属的不清晰性或形态的不确定性”^②,这导致语言解码方解码出的语义信息也因此体现出模糊性的特征。在前人的研究中,判断“一会儿 p,一会儿 q”的语义类型是相继性还是交替性,前提在于“一会儿 p,一会儿 q”的语义是明确的。但在部分情况下,由于编码方的编码对象并不明晰,导致了编码的语言信息在形式上承载了这种不明晰的语义,因此在语言解码方看来,“一会儿 p,一会儿 q”的语义也呈现模糊性的特征,这体现为:语言解码方对 p 和 q 之间的时间关系难以确定,故而较难判断 p 和 q 是否相继发生,或存在交替。可以推测的是,“一会儿 p,一会儿 q”在形式上的部分特征反映了其所承载的模糊性语义,而这些形式上的特征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了解码方对语义信息的解读,以及它们为什么能够承载这种模糊性的语义,这些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内容。

一 “一会儿 p,一会儿 q”的语义模糊性与语义类型

对“一会儿 p,一会儿 q”语义模糊性的分析应是探究该句式语义类型的前提,只有在语义相对明确的情况下具体的语义类型才得以区分。前人的研究谈到了分句 p 和 q 在语义上的无序性,如王红斌认为当 p 和 q 的结构形式是“是+数量/名宾”时,“一会儿 p,一会儿 q”表示的动作或状

态是相继性或无序性的^②。林华勇认为当分句 p 和 q 的语义是并列平行的时候(即语义关系上不相对也不相反),分句中动作的更替是无序的^③。

事实上“一会儿 p,一会儿 q”在语义上呈现的无序性不仅限于这些条件,对“无序”的定义也可以更为细化。王红斌指出,相继发生和交替发生是互相矛盾的,交替意味着动作的重复,而相继意味着不存在重复。同时,由于 p 和 q 表示的动作或状态以时间流失作背景,因此 p 和 q 是前后顺次发生的,且在交替性语义下 p 和 q 不能够同时进行^③。由此,我们可以将相继与交替简要概括为:相继意味着 p 和 q 表示的动作或状态先后顺次发生,且不重复。交替意味着 p 和 q 表示的动作或状态先后顺次发生,且重复。而无序则异于以上二者,意味着无法判断 p 和 q 表示的动作或状态的先后关系以及是否重复。并且,对语义的无序性可以更为细致地分类:第一,无法确定动作或状态发生的先后关系;第二,无法确定动作或状态是否重复。这种不确定性也是句式语义模糊性的反映。

因此需要说明的是,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一会儿 p,一会儿 q”语义中相对明晰的一面视为语言解码方能够判断 p 和 q 表示的动作或状态发生的先后顺序,以及是否重复。而将“一会儿 p,一会儿 q”语义中相对模糊的一面视为语言解码方不能直接判断 p 和 q 表示的动作或状态孰先孰后,或是否重复。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一会儿 p,一会儿 q”所表示的动作或状态与语义类型的关系概括如下。

表 1 “一会儿 p,一会儿 q”表示的动作或状态与语义类型表

语义类型	语言解码方是否知道 p 和 q 孰先孰后	语言解码方是否知道 p 和 q 存在重复	p 和 q 是否重复
相继性语义类型	知道	知道	不重复
交替性语义类型	知道	知道	重复
语义具有模糊性	知道	不知道	
语义具有模糊性	不知道	知道	不重复
语义具有模糊性	不知道	知道	重复
语义具有模糊性	不知道	不知道	

将语义是否模糊加入对“一会儿 p,一会儿 q”语义类型的考量后,我们可以如此表述相继性

语义与交替性语义:相继性语义意味着解码方知道分句 p 和 q 表示的动作或状态孰先孰后,知道

①黎千驹:《模糊语义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1 页。

②王红斌:《“一会儿 p,一会儿 q”的语义类型与分句的结构类型之间的关系》,《语言与翻译》2004 年第 2 期。

③林华勇:《“一会儿”的叠用与功能演化》,《汉语学报》2009 年第 3 期。

是否重复,并且确认不存在重复;交替性语义意味着解码方知道分句p和q表示的动作或状态孰先孰后,知道是否重复,并且确认存在重复。而在二者之外,存在着p和q表示的动作或状态较为模糊的语义类型:一是解码方知道p和q孰先孰后,但不知道p和q是否重复;二是解码方不知道p和q孰先孰后,但知道p和q不存在重复;三是解码方不知道p和q孰先孰后,但知道p和q存在重复;四是解码方不知道p和q孰先孰后,也不知道p和q是否重复。对“一会儿p,一会儿q”的语义类型进行这样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前人研究中存在的部分例外现象。

根据王红斌的分析,“一会儿p,一会儿q”呈现相继性语义与交替性语义时,p和q是先后顺次发生的,且这种语义类型的差异与相应的结构类型有关^①。然而在相继性语义的结构类型^②与交替性语义的结构类型^③下,我们都能够找到例外,即p和q表示的动作或状态并非先后顺次发生,例如:

(1)我们隔着餐桌面对面坐着,跟平时在酒吧与咖啡馆里没什么两样,一会儿说中文,一会儿说俄语,但更多的是沉默。(界愚《我的1991》)

(2)人家来投钱,是要得到实惠的。假设西部一会儿没电,一会儿没水,基础设施跟不上;工人素质不高,又不勤奋努力……合作是不能长久的。(《报刊精选》1994年)

(3)三个女人围着她团团转,一会儿这个抱,一会儿那个抱……满屋子就是婴儿的啼哭声,和三个女人哄孩子的声音。(琼瑶《烟锁重楼》)

(4)当时工作非常困难,各地的告急电报不断,一会儿这个电厂没煤了,一会儿那个地方停产了。(《人民日报》1999年8月7日)

例(1)和例(2)是符合相继性语义结构类型的句子,例(3)和例(4)是符合交替性语义结构类

型的句子。在例(1)至例(4)中,分句p和q并不一定先后顺次发生,以例(1)和例(2)为例,语言编码方的编码对象并不一定是“先说中文后说俄语”或是“先没电再没水”,在语言编码方虚指的情况下,分句p和q表示的动作或状态孰先孰后可以表现出“亦此亦彼”的模糊性特征,例(3)和例(4)亦是如此。因此,语言解码方不能确定分句p和q之间的时间关系,“一会儿p,一会儿q”的语义故而呈现模糊性的特点。

根据“一会儿p,一会儿q”表示的动作或状态与语义类型表(即表1),我们可以知道,除了例(1)至例(4)所反映的句式类型具有语义模糊性外,以下两种状况同样反映了句式语义的模糊性:第一,知道p和q孰先孰后,但不知道p和q是否重复;第二,不知道p和q孰先孰后,也不知道p和q是否重复。例如:

(5)“八一”的头天晚上,为了造出第一批纸来给“八一”献礼,她们又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一会儿掏纸末,一会儿又和纸浆,人人忙的汗流浃背。(《人民日报》1958年8月29日)

(6)……售票员一会儿翻翻票价本,一会儿又拨拨算盘,最后才慢腾腾地在票上盖上章。(《人民日报》1956年8月21日)

(7)清风街的人差不多都在戏楼下,中间有条凳的坐了条凳,四边的人都站着,站着的越站越多,就向里挤,挤得中间的人坐不住,也全站在了条凳上。人脚动弹不了,身子一会儿往左侧,一会儿往右侧,像是五月的麦田,刮了风。(贾平凹《秦腔》)

(8)在山上,他们不时放下手中的活跑到门前的青石板上躺或者坐一会。青石板性凉,对奇痒有一定抑制作用。但毕竟有限。只好一会儿坐,一会儿躺,一会儿翻过来转过去。(《人民日

①王红斌:“一会儿p,一会儿q”的语义类型与分句的结构类型之间的关系,《语言与翻译》2004年第2期。

②王红斌指出,“一会儿p,一会儿q”表示相继性语义时需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之一:(1)“p”和“q”分别是两个动词和宾语都不一样的动宾词组;(2)如果格式中的“p”、“q”是相同的动作动词,格式中至少应有三个和三个以上的“一会儿”连用,构成“一会儿1……一会儿2……一会儿3……一会儿n……”的格式;(3)格式中前后两个分句中的动词要么不一样,要么动词相同但宾语不一样。

③王红斌指出,“一会儿p,一会儿q”表示交替性语义时,“p”和“q”的谓语中心是谓词性成分,包括述宾词组、主谓词组、心理动词+小句宾语、兼语词组等五类谓词性词组,同时“p”、“q”的谓词性成分的中心应是相同的,谓词中心前面可以加副词“又”而意义不变,或本身有时间副词“又”。

报》1990年2月9日)

例(5)与例(6)符合王红斌所说的相继性语义的结构类型,分句p和q表示的动作或状态是先后顺次发生的,因为造纸时只有“先掏纸末”才能“和纸浆”,计算时应当先看数据(翻票价本)然后计算(拨算盘)。但是从语言解码方来看,并不能确定例(5)与例(6)中分句p和q表示的动作或状态是否重复发生,只能确定分句p和q表示的动作或状态存在先后。对例(7)与例(8)来说,其语义应属于王红斌所概括的无序性语义类型,但在结构上并不体现为“是+数量/名宾”的形式。分句p和q表示的动作或状态是存在先后关系的,但是从语言解码方来看并不能确定p和q孰先孰后,也不确定是否重复发生。因为例(7)中“一会儿往左侧,一会儿往右侧”可能是对转身子这一动作做一个整体性的模糊描述,并不意味着一定先左后右,且只转一次不重复,对例(8)中“一会儿坐,一会儿躺”来说亦是如此。

综上所述,在分析“一会儿p,一会儿q”的语义类型时需要考虑句子语义的模糊性,相继性语义类型和交替性语义类型应是“一会儿p,一会儿q”语义相对明晰这一情况下的具体区分。同时,由于分句p和q之间的时间关系存在着不同的模糊状态,因此除了相继性语义类型和交替性语义类型外,“一会儿p,一会儿q”句式仍有4种语义相对模糊的类型。

因此,接下来我们将简要分析“一会儿p,一会儿q”的相关句式在语义相对明晰与模糊时的不同外在形式特征,并尝试分析何种因素影响了语言解码方对“一会儿p,一会儿q”语义的理解。

二 影响“一会儿p,一会儿q”语义模糊性的相关因素

由于“一会儿p,一会儿q”的语义存在着相对明晰与模糊的两种状态,前者能够判断出分句p和q表示的动作或状态是相继发生还是交替发生,而后者则较难判断动作或状态发生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部分因素影响了语言编码方对特定语言形式的选择,而相应的形式特征又成为影响语言解码方解码语义信息的因素。因为意义驱动

着形式,而形式承载着意义,因此对“一会儿p,一会儿q”语义模糊性的考察可以从句子的形式特征入手。

对这种形式特征的考察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考察“一会儿p,一会儿q”结构内部,反映在句法层面的形式特征,另一方面是考察“一会儿p,一会儿q”结构外部,或不直接反映在句法层面的形式特征。我们将其称为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和非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以下分别论述。

(一)“一会儿p,一会儿q”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与语义模糊性

从“一会儿p,一会儿q”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来看,我们认为“固化”与“对举”是承载该句式语义模糊性的两个形式因素,也是影响语言解码方理解p和q之间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林华勇指出,在“一会儿”由单用向叠用的语法化过程中,伴随着“固化”。所谓“固化”指的是:“第一,‘一会儿p,一会儿q’的语表距离缩短;第二,叠用格式作为一个整体,充当句法功能。这两点是互相作用的”。而固化的最终结果是形成“一会儿p一会儿q”的格式^①。我们认为,“固化”之所以是承载“一会儿p,一会儿q”语义模糊性的形式因素,原因就在于在固化形式“一会儿p一会儿q”中,“一会儿p”和“一会儿q”不再并列作为一种复句形式,而是成为一个整体充当句法功能。换句话说,p和q不再独立于两个分句中,因此原本占据两个时段的事件被整合了起来,原有的时间流也被改变,p和q不再表示两个事件先后顺次发生。又由于“一会儿p,一会儿q”的固化过程是渐变的,因此“一会儿p,一会儿q”的语表距离变短也伴随着p和q在时间关系上的渐变,p和q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逐渐模糊。

在形式特征上,除了“固化”之外,“对举”也会影响语言解码方对“一会儿p,一会儿q”中p和q之间时间关系的理解,但不同的是这种影响来源于对举格式^②产生的语义概括。“对举容易产生概括联想”^③,即p和q不再表示两个单独的事件,而是表示为对二者的概括。铃木庆夏指出:“当发话者采用对举形式时,所要表达的侧重点并不在于对举形式内部所有词语的简单相加,而

①林华勇:《“一会儿”的叠用与功能演化》,《汉语学报》2009年第3期。

②关于“对举格式”的定义,我们采用张国宪在《论对举格式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中的说法,指的是“两个字数相等或相近、结构相同、语义相反相成的语句”。

③张国宪:《论对举格式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在于概括两个典型事例为一个归纳性事件”^①。因此对“一会儿p，一会儿q”来说，当p和q形成对举格式时，p和q代表的事件被概括为一个整体。相应地，p和q事件所占据的时间段也被统合，不再各自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从p到q的时间流不再明晰。因此，语言解码方较难判断出p和q在时间关系上的先后顺序以及是否重复，“一会儿p，一会儿q”的语义也因此呈现出模糊性的特征。

概括而言，“一会儿p，一会儿q”的语表距离变短以及p和q形成对举格式成为承载“一会儿p，一会儿q”模糊性语义的外在形式特征，也影响了语言解码方对p和q之间时间关系的理解。具体来说，二者分别体现为：第一，p和q的音节数变少，谓语中心词往往不带宾语、状语或补语，或者只带其中之一，使语句变得易于快速而简明地言说。第二，p和q在形式上音节数相等或相近、结构相同、语义相反相成。例如：

(9)她到学校一看，共四个班，最小的孩子才三岁。教室里，一会儿这边哭，一会儿那边闹，这可怎么带呢？（《人民日报》1973年9月17日）

(10)它们好比一条长蛇，一会儿伸直，一会儿盘曲，首尾相应。当它们一个跟一个翻跟斗时，在空中形成奇妙的螺旋。（《人民日报》1956年6月25日）

前面分析了，“固化”与“对举”影响了语言解码方对p和q之间时间关系的理解，使得语言解码方较难判断p和q的事件孰先孰后，以及是否重复发生。同样，我们认为在“一会儿p，一会儿q”的内部结构中也存在着部分形式特征能够体现p和q之间清晰的时间关系，使解码方能够较为清楚地明白p和q的事件孰先孰后，以及是否重复发生。例如，在“一会儿p，一会儿q”中，分句p和q的谓语中心词受到副词“又”或“再”的修饰。

“又”和“再”是汉语中两个表示动作重复或继续的副词，《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表示相继，与时间有关”是“又”的用法之一^②，而“再”具

有“表示一个动作或状态重复或继续”的含义^③。祝东平认为，“相继”存在着两种情况：其一，同质动作的相继；其二，异质动作的相继。当前后发生的动作是同质的动作时，人们往往也可将其理解为动作的重复^④。因此无论是“相继”、“继续”或“重复”都代表动作与动作间存在着先后关系。金立鑫同样指出，“一般陈述句中的‘又’用于已然体的事件有间隔的重复”，“‘再’用于表达未然相同范畴行为的间隔性重复”^⑤，二者所表达的事件都有时间上的间隔。对“一会儿p，一会儿q”来说，p和q之间的时间间隔反映了p和q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因此p和q之间的时间流在此趋向于明晰。我们可以看以下例句：

(11)陈生一会儿看看月亮，一会儿又看看园田，忽然心下涌起一股温柔的情感。（迟子建《青春如歌的正午》）

(12)他又回头去看女孩，见她正无所事事地摆弄两只脚，一会儿把左脚放在右脚前面，一会儿再反过来。（严歌苓《陆犯焉识》）

在例(11)与例(12)中，由于“又”与“再”对后一分句谓语中心词的修饰，分句p和q的事件在时间上呈现先后顺次发生的关系。

总结而言，“一会儿p，一会儿q”的语义模糊性反映的是分句p和q在时间关系上的不清晰性，即分句p和q的事件在时间关系上先后顺序不清晰，是否重复不清晰。从“一会儿p，一会儿q”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来看，我们认为“固化”与“对举”是承载该句式语义模糊性的两个形式因素，而当p和q的谓语中心词受副词“又”和“再”的修饰时，这种语义的模糊性又会得到一定的消解。

(二)“一会儿p，一会儿q”非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与语义模糊性

“一会儿p，一会儿q”的语义模糊性除了反映在句子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上外，同样也可以通过上下文的语境与分句p和q之间的事理逻辑这两个非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反映出来。但与“固化”和“对举”不同的是，上下文的语境以及分

①铃木庆夏：《论对举形式的范畴化功能》，《世界汉语教学》1993年第2期。

②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33页。

③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42页。

④祝东平：《“再”、“还”重复义与动词性词语的“有界”、“无界”》，《汉语学习》2001年第2期。

⑤金立鑫，崔圭钵：《复续义“又、再、还、也”的句法语义特征》，《语言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5期。

句 p 和 q 之间的事理逻辑能够使语言解码方明晰 p 和 q 之间的时间关系,从而一定程度上消解“一会儿 p,一会儿 q”的模糊性语义。由于上下文的语境作为一种形式特征处于“一会儿 p,一会儿 q”结构外部,而 p 和 q 之间的事理逻辑在“一会儿 p,一会儿 q”结构内部并无固定的表层形式,因此我们将二者称为非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

在上下文的语境中有时存在着能够揭示“一会儿 p,一会儿 q”中事件发生状态的信息,并以此使该句式 p 和 q 的语义类型得到明晰。例如在上下文中“反复”、“来回”等表示动作重复发生的词语来说明分句 p 和 q 反映的动作或状态,如:

(13)最令人惊讶的是,大概是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些音箱都在不停地伸缩,一会儿拉得很长,一会儿缩了进去,来回不停地移动,使人眼花缭乱。(金涛《暴风雪的奇遇》)

(14)她们全都飞向桃花,在桃花上忙碌地工作起来,一会儿飞回去,一会儿又来了,来来回回一百多次,在桃花丛中一直忙到天黑。(金光《蜜蜂来到花儿家》)

在例(13)与例(14)中,在“一会儿 p,一会儿 q”结构外部的上下文语境里,存在着说明动作或状态反复发生的信息,如例(13)中的“来回不停”和例(14)中的“来来回回一百多次”,这些都能使语言解码方明白分句 p 和 q 的事件是重复发生的。

另外,在部分“一会儿 p,一会儿 q”句式中,p 和 q 反映的事件在语义上存在着特定的事理逻辑关系。这种事理逻辑规定了必须先发生 p 再发生 q。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通过分句 p 和 q 的内在事理逻辑来判断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以及是否重复,如:

(15)喜鹊飞来飞去忙得不得了,一会儿劝鸟王息怒,一会儿又和颜悦色对乌鸦说:"鸟王问你金项链藏在哪儿,你好好说啊!"(盛如梅《金项链事件》)

(16)虽然是严冬,他们却累得满头大汗。一会儿脱了棉袄,一会儿脱去绒衣,最后,就剩下了背心、短裤,还是汗流浹背。(《人民日报》1969年10月19日)

例(15)中“一会儿劝鸟王息怒,一会儿又和颜悦色对乌鸦说”存在着内在的事理逻辑,喜鹊先劝完鸟王再和颜悦色地说。而例(16)则更为明显,整个句子的动作是连贯而有逻辑的,从“脱了棉袄”到“脱去绒衣”是先后相继发生的,并且不存在重复,因此也就能够明晰句子的语义。

(三)“一会儿 p,一会儿 q”中不同形式特征的组合与语义模糊性

理论上来说,在部分“一会儿 p,一会儿 q”的句子中,影响语言解码方判断 p 和 q 之间时间关系的不同要素可能处于一种叠加的状态,即使 p 和 q 之间的时间关系中呈现模糊与明晰状态的因素同时存在。例如,上文提到的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与非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以及二者内部形式特征成员之间的互相叠加。通过对这种形式特征的叠加,理论上我们能组合出许多不同类型的句式。

但事实上,通过这种形式特征的叠加,真正能够影响语言解码方判断 p 和 q 之间时间关系的句式类型并不多。原因有两点:

第一,通过非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语言解码方能够较为明确地知晓 p 和 q 之间的时间关系,从而消解“一会儿 p,一会儿 q”中的模糊性语义。因此,上文提到的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与非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的叠加,并不能真正影响语言解码方对分句 p 和 q 之间时间关系的理解。

第二,在“一会儿 p,一会儿 q”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中,分句 p 和 q 形成“对举格式”与副词“又”或“再”修饰 p 和 q 的谓语中心词,这两个形式特征不能叠加。因为对举格式需要分句 p 和 q 在形式上音节数相等或相近,并且结构相同。而当副词“又”或“再”修饰 p 和 q 的谓语中心词时,p 和 q 的音节数和语法结构在形式上已经一定程度地偏离了“对举格式”的要求。

因此,在相关形式特征的叠加中,只有“固化”这一形式特征与副词“又”或“再”修饰 p 和 q 的谓语中心词这一形式特征的叠加能够影响到语言解码方对句式语义的理解,如:

(17)随着演员的表演,一会儿出现了小河,一会儿又变成了高山,忽而前面又有了一口井,忽而小河上出现了一座桥。(戴平《戏剧——综合的美学工程》)

(18)一会儿是圆的,一会儿又变长

了，还能连成一串，像根链条，怪不得叫它们变形链球菌呢。（冰子《嘴巴里的战斗》）

在例(17)和例(18)中，“固化”这一形式特征一定程度上承载着“一会儿 p，一会儿 q”的语义模糊性，而副词“又”或“再”对分句 p 和 q 的谓语中心词的修饰又能使语言解码方明晰分句 p 和 q 的先后顺序。因此，对语言解码方来说，对这类句子分句 p 和 q 之间时间关系的理解是有限度的。具体而言，在无其他条件消歧的情况下，语言解码方能够明白 p 和 q 是先后顺次发生的，但是 p 和 q 是否重复发生则较难确认。

三 意义的形成与“一会儿 p，一会儿 q”的语义模糊性

前文通过对“一会儿 p，一会儿 q”句式中的特定形式特征进行分析，考察了其所承载的模糊性语义。主要从语言解码方的角度分析了相关形式特征是如何影响解码方对分句 p 和 q 之间时间关系的理解的。而本节将主要从语言编码方的角度分析“一会儿 p，一会儿 q”的语义模糊性是何以产生的。

在认知语言学的语义观中，“意义是通过身体、大脑及其对世界的体验、认知而形成的，而语义是范畴化、概念化的结果”^①。王寅指出：“意义既然是认知加工的结果，就会带有较大的主观性……这就必然要产生意义不确定的一面，即学术界常说的语义模糊性。”^②其中，形成认知的“识解”与这种语义模糊性的产生直接相关。

识解具有五方面的要素，Langacker 将其总结为：详细度、辖域、突显、背景和视角。我们认为，“一会儿 p，一会儿 q”的语义模糊性与语言编码方识解过程中的详细度、突显和辖域这三方面的要素具有相对密切的关系。

“详细度的调整直接影响概念化主体对客观实体或事件进行概念化时的构式层级选择，即当概念化主体对客观场景进行编码时，可以激活大脑中详细程度高的低层级构式图式节点，也可以

激活详细程度低的高层级构式图式节点。通常前者形式复杂，后者形式简约。”^③简单来说，低层级的构式图式详细程度相对更高，因此传递的信息也就更为丰富，同时模糊性也就相对更弱。反之，高层级的构式图式详细程度相对更低，模糊性也就相对更强。例如：

(19)a. 他一会儿坐，一会儿站，像是有什么心事。

b. 他一会儿坐下去，一会儿站起来，像是有什么心事。

c. 他一会儿呆呆地坐下去，一会儿又突然猛地站起来，像是有什么心事。

从例(19a)到例(19c)，句子在形式上音节数逐渐增加，传达的信息逐渐增多，而语义模糊性则逐渐减弱。反过来看，句子在形式上音节数逐渐减少，构式图式层级逐渐提高，详细程度逐渐降低，语义模糊性则逐渐增强，而这与“一会儿 p，一会儿 q”的“固化”过程相一致。因此，“固化”作为一种形式特征，之所以能够承载“一会儿 p，一会儿 q”的语义模糊性，原因就在于编码方在识解过程中对详细度进行了调整，选择了具有这种形式特征的构式图式。

突显同样与“一会儿 p，一会儿 q”的语义模糊性有关，王寅认为，“在 Langacker 所列述的‘识解’五要素中，最核心的思想是‘突显’……人们既可突显其大概情况，粗略地描述事件，也可突显其细节部分，描写得精细入微……”^④。

我们认为，在“一会儿 p，一会儿 q”的句式中，语言编码方根据其描述事件详略度的意愿来调整突显，选择对称或不对称性的语言结构来承载相应的语义。吴冰指出，“突显是指语言结构所呈现出来的不对称性……反映了认知主体往往突出认知对象某一方面的认知特点”^⑤。当编码方需要突显认知对象的大致情况时则会使相应的语言表达式减少这种不对称性，例如采用“对举”这种形式特征。反之，则使相应的语言表达式呈现一定的不对称性，例如用副词“又”或“再”对后一分句中的谓语中心词进行修饰。因此，这也就

①王晓农，张福勇，刘世贵：《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语篇翻译研究 侧重逆向汉英语篇翻译的模式构建及应用》，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4 页。

②王寅：《认知语言学的意义新观：体验性概念化——十三论语言体验性》，《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

③韩淑俊：《英语处所谓语构式的认知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01 页。

④王寅：《什么是认知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0 页。

⑤吴冰：《跨文化的翻译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00 页。

是为何这两种形式特征不能叠加出现的原因。

最后,辖域同样也能影响“一会儿 p, 一会儿 q”的语义模糊性。“辖域既是认知的框架,也是与某一概念相关的背景知识,或是表达式实际激活并调用的认知域,来作为其意义的基础,辖域又可细分为直接辖域和最大辖域。对一个表达式来说,其直接辖域就是一个表达式的上下文语境或语篇语境,其最大辖域则是其背后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科技等百科知识”^①。

在“一会儿 p, 一会儿 q”句式的编码过程中,上下文的语境正是该句式的直接辖域,而分句 p 和 q 之间的事理逻辑则正是该句式的最大辖域。因此若辖域中包含着能够明晰分句 p 和 q 之间时间关系的信息,那么“一会儿 p, 一会儿 q”的语义模糊性自然也就能够得到消解。

总结而言,从语言编码方的角度来看,“一会儿 p, 一会儿 q”语义模糊性的产生与编码方的“识解”过程密切相关。编码方对“固化”这一形式特征的选择与识解过程中详细度的调整密切相

关。编码方是否用副词“又”或“再”修饰分句的谓语中心词,或选择“对举”这一形式特征,则与识解过程中突显的调整密切相关。编码方也可通过调整识解的辖域使上下文的语境以及分句 p 和 q 之间的事理逻辑成为“一会儿 p, 一会儿 q”这一表达式意义产生的基础。

结语

本文从语言解码方与编码方两个方面,分析了“一会儿 p, 一会儿 q”的语义模糊性。这种语义模糊性体现在句子中特定的形式特征上,影响着语言解码方对“一会儿 p, 一会儿 q”中分句 p 和 q 之间时间关系的理解。因此在探究“一会儿 p, 一会儿 q”的语义类型时,我们应考虑到句子的语义模糊性。而该句式语义模糊性的产生,一方面根源于客观世界事物类属的不清晰性和事物形态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与语言编码方的识解过程密切相关。

Semantic Ambiguity of “一会儿 p, 一会儿 q”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SHEN Kaiwen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generally believes that the compound-complex sentence “一会儿 p, 一会儿 q” has two semantic types, i.e. succession and alternation. However, in some cases, the semantics of “一会儿 p, 一会儿 q” is ambiguous, and the language decoder is hard to determine the tim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auses p and q, so it is difficult to judge whether the events represented by p and q occur successively or alternately. We believe that whether the semantics of “一会儿 p, 一会儿 q” is ambiguous can be reflected by specific formal features such as “solidification”, “antithesis”,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predicate head of clauses p and q by the adverbs “you(又)” or “zai(再)”, as well as the context and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uses p and q. For the language encoder, the generation of semantic ambiguity of “一会儿 p, 一会儿 q”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ncoder’s “recognition” process, among which the degree of detail, scope and prominence determine the language encoder’s choice of corresponding formal features.

Key words: 一会儿 p, 一会儿 q; semantic ambiguity; understanding

(责任校对 朱正余)

^①吴冰:《跨文化的翻译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9页。